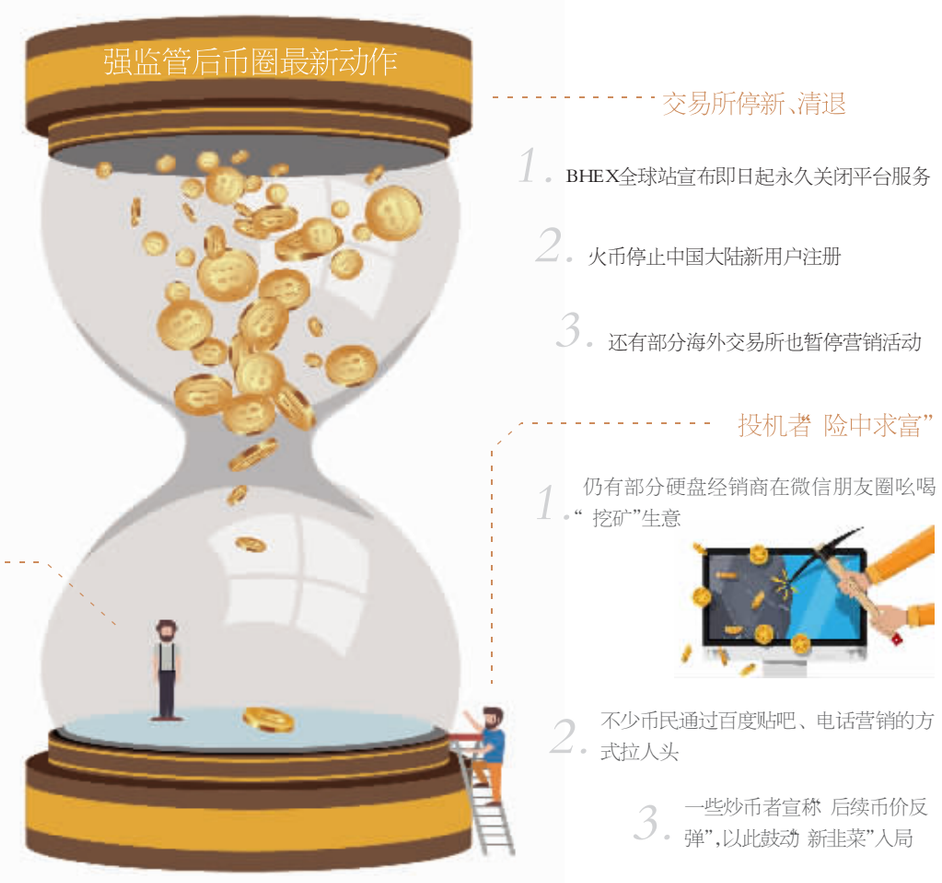
责编 汤艺甜 美编 张彬 责校 池红云 电话:64101949 bbtzbs@163.com

交易所停新清退 币圈大限将至?

最强监管风暴来袭，币圈产业链风雨飘摇。自9月24日央行等十部门对虚拟货币非法业务活动重拳出击后，截至9月26日，北京商报记者求证到，已有多家交易所采取行动，火币已于9月24日晚停止中国大陆新用户注册，BHEX全球站于9月25日晚宣布永久关闭平台服务。此外，还有一些海外交易所相继暂停营销活动。但在停新、清退的另一面，仍有一些交易所面向国内用户开放，甚至顶风奖励拉新，币圈整顿任重道远。



交易所迅速反应

十部门重磅监管通知发布后，虚拟货币交易所迅速作出反应。

9月24日监管通知下发当天，北京商报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火币已于当日23时30分停止中国大陆新用户注册，目前仅保留中国台湾与中国香港地区新用户注册。

紧接着9月25日，BHEX全球站宣布，即日起永久关闭WWW.BHEX.COM平台所有地区的新用户注册功能以及所有资产充值功能，仅允许交易和提现。此外合约交易将关闭开仓功能，LETF交易关闭买入功能，杠杆交易关闭借币功能。用户仅可以平仓合约仓位，卖出LETF资产和归还杠杆借币。2021年10月23日，平台将完全关闭，之后所有人无法再登录平台网站和App。

针对前述消息，北京商报记者对相应交易所分别进行了求证采访，9月26日，火币方面公告称，此举主要是为响应当地政府监管政策要求，对身份认证为中国大陆地区的存量用户，计划在2021年12月31日前完成清退。

BHEX平台相关负责人则回应北京商报记者，平台正在进行有序清退，后续决定持牌经营新加坡牌照的交易所，此举主要为避免未来产生法律问题。

在业内看来，除了火币、BHEX外，其他币圈交易所或相继跟进清退行为，对此，北京商报记者向OKEx、币安等进行了解，OKEx相关人员表示“暂未收到通知”，币安则截至记者发稿未获得回应。此外，记者另从多位交易所从业人士处了解到，其已经决定暂停相关业务营销活动，但对于是否清退仍处于观望状态。

“交易所并不是想清退就能清退的”，一交易所负责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目前面向国内用户开放的大大小小交易所多达数百家。其中，部分交易所各种黑客和技术类的安全事故非常多，很难保证用户的资产安全；另外，大部分交易所储备金不到用户资产的30%，平台基本都是依靠新用户充值进去，老用户才能提现。一旦突然关闭平台就只能跑路，甚至还有一些平台关闭后直接就消失了，证据都拿不到……”

仍有投机者顶风逆行

从此次通知措辞来看，监管打击虚拟货币的态度坚决，直接定性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比特币、以太币、泰达币等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偿性，且挑明境外币圈交易所向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为非法。

在业内看来，从“一律严格禁止，坚决依法取缔”等严厉表态来看，虚拟货币相关产业即将“寿终正寝”，厘清灰色地带后，比特币时代在中国将彻底终结。

不过，监管加码的另一面，市场仍有暗流涌动。

一方面，关停潮下仍有机构顶风逆行。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9月24日，北京商报记者登录币安发现，该交易所还推出了“KAVA和HARD交易赛、赢100000美元大奖”的营销活动，其中包括新用户专属福利、参与交易奖励等。

此外，北京商报记者在非小号平台上发现，包括币王交易所、Tbit交易所、Alpex交易所在内仍在进行拉新或返利活动，其中币王宣传“注册即送800USDT，邀请返佣达70%”，Tbit则自称“盈利有加成亏损有补贴，全网收益率最高”。

针对币安营销行为，北京商报记者对平台进行采访，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应，另对币王交易所、Tbit交易所、Alpex交易所等平台，记者暂未找到联系方式。

另一方面，仍有投机者试图“富贵险中求”。北京商报记者发现，目前仍有部分硬盘经销商在微信朋友圈吆喝“挖矿”生意；也有不少币民通过百度贴吧、电话营销的方式拉人头，甚至还有一些炒币者宣称“后续币价反弹”，以此鼓动“新韭菜”入局。

“未来币圈企业在合规大背景下，焦点很可能会转向国外业务，但线下C2C虚拟货币交易总体上是很难杜绝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盘和林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虚拟货币交易本身没有任何信用保障，存在诈骗风险，建议普通人在不了解的情况下，谨慎参与。但他也坦言，当前国家对于虚拟货币的态度是明确的，但是C2C交易是否全面禁止，且如何禁止当前还不明确。

不过，业内资深律师肖飒则指出，虚拟币交易“信息中介”模式，寿终正寝，不再灰色，已归于非法范畴。不过肖飒也提到，鉴于币价跌宕有获利空间，未来虚拟币的交易和理财，也可能会走向隐形，形成“影子交易所”。

币圈整顿任重道远。但可以预见的是，此次监管给市场带来更为明确的预期，与虚拟货币相关的机构、从业人员等存在的空间将愈发狭窄。

监管层层加码

针对虚拟货币非法业务的围剿，我国监管层层加码。从2013年五部门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到2017年七部门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再到此次十部门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在业内看来，“灰色地带”的厘清，进一步打破了参与者、投机者的幻想。

“新规再次表明监管机关的态度，将过去一段时间市场上没有明确的灰色地带进行了厘清。”肖飒指出，后续法币与虚拟币兑换业务、虚拟币之间互相兑换业务、虚拟币交易的信息中介业务、为虚拟币交易定价的业务、ICO、DeFi、虚拟币交易的宣传媒体、第三方支付公司为虚拟币相关业务提供支付结算服务、区块链技术公司为虚拟币业务提供技术支持、名为海外交易所实际上为境内客户服务的业务等，或都将被取缔甚至涉嫌犯罪。

强监管后，在盘和林看来，国内币圈基本将走向末路，全球虚拟货币泡沫可能也接近尾声。他建议，对于参与者个人，要知道当前国内虚拟货币交易，尤其是C2C交易正在失去信用保障和法律保障；另外机构也需要按照规定调整业务内容。

当前，涉虚拟币服务机构延伸至导流获客、品牌推广、用户运营、交易转账等多样业态。一业内人士指出，建议相关机构及时关停国内违法业务，后续可将重心转移至区块链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北京商报记者 刘四红

47笔股权二度拍卖 厦门农商行IPO有多远

A股IPO排队近四年，厦门农商行仍徘徊在门外。在经历多笔股权拍卖流拍后，厦门农商行又有数笔股权将二度登上拍卖台。阿里拍卖平台显示，厦门农商行有47笔合计2361.94万股股权于9月26日-27日进行二拍。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厦门农商行已有多笔股权拍卖记录，其中多笔均以流拍告终。除股权拍卖较为频繁外，厦门农商行前十大股东股权高质押的问题也备受关注。在分析人士看来，厦门农商行如要推进IPO，主要股东的稳定性需要有保障，经营业绩的平稳也很重要。

阿里拍卖平台显示，9月26日，厦门农商行有47笔合计2361.94万股股权登上拍卖台，拍卖时间为9月26日-27日。具体来看，其中的46笔股权为分拆拍卖，股权数均为50万股，起拍价均为200万元；另有1笔61.94万股股权以247.76万元起拍。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上述47笔股权曾于7月20日-21日进行首拍，评估价与起拍价均为4.3元/股。流拍告终后，此次起拍价均较评估价打了9.3折，以每股4元进行拍卖，截至记者发稿，仅有61.94万股股权有1人以起拍价出价，剩余46笔分拆股权中，有11笔有人报名。

近年来厦门农商行股权拍卖较为频繁，截至9月26日，阿里拍卖平台上关于该行股权拍卖/变卖的记录已有315条。仅就今年来看，除上述47笔股权拍卖外，厦门农商行还有多笔股权拍卖记录，多以流拍告终。

“银行股权在阿里、京东等司法拍卖平台拍卖，在近两年比较常见，主要是因为银行的股东出现债务危机，其持有的银行股权被法院强制拍卖。从司法拍卖平台上拍卖的银行股权分布看，一般中小银行偏多，但流拍也比较多。”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分析认为，此次厦门农商行2361.94万股二次拍卖，评估价的市盈率为19.55倍，新的起拍价市盈率为18.18倍，相比目前二级市场依然比较高，此次分拆成多笔小单进行拍卖，降低了拍卖者的资金门槛，但估值上仍然不具有优势。

脱胎于厦门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厦门农商行成立时间可追溯至2006年，此后引入4家厦门市国有企业股东，2012年进行整体改制后挂牌开业。截至2021年上半年，厦门农商行总资产已实现1326.27亿元。

与大多数农商行相似，厦门农商行的股权结构较为分散。根据厦门农商行年报显示，截至2020年末，该行股东总数3935户，其中法人股102户，自然人股3833户。

值得关注的是，在股权结构方面，除股权拍卖较为频繁、结构分散外，厦门农商行也出现了主要股东高比例股权质押的情况。根据厦门农商行2020年年报，前十大股东中，有4家存在股权质押的情况，质押占比均超过93%。具体来看，该行第五大股东福建奥元集团有限公司、第六大股东中融新大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大股东厦门宏信伟业投资有限公司、第八大股东厦门誉联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质押比例分别为94.79%、94.23%、99.63%、93.43%，目前均被限制董事会、股东大会表决权。

谈及股东高比例股权质押对银行的影响，金乐函数分析师廖鹤凯认为，多股东高比例质押可能会造成公司股权频繁变动，甚至控股股东变更、股东变更，频繁出现股权拍卖会影响公司声誉进而影响公司主营业务开展，对上市进程也会造成一定影响。

于百程也表示，证监会对于上市相关管理办法中，要求发行人股权清晰，发行人权属不存在重大纠纷。拟上市公司股东高比例股权质押，或者股权转让频繁，都可能会导致股权的不稳定。

据了解，厦门农商行于2017年12月首次报送了IPO招股书申报稿，半年后，又进行了二次报送。如今，距离首次报送已经过去近四年，除2018年证监会有一次反馈意见外，厦门农商行IPO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2018年证监会出具的反馈信息中，厦门农商行的股东和股权转让问题就曾被提及。证监会要求厦门农商行对发行人股东的基本构成、大量社会自然人股东的入股背景以及相关股权质押和冻结是否存在导致该行股权发生重大变化的风险等情况进行说明。

“厦门农商行是由厦门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改制而来的，所处的区域环境较好，主要股东实力强大，也分享了区域发展的红利。不过相较于改制初期高速扩张，厦门农商行近年来发展明显放缓，利润水平趋于平稳，但不良率指标仍控制在合理水平。如要推进IPO，主要股东的稳定性需要有保障，经营业绩的平稳也很重要，后续应保持业绩稳定发力以继续推进IPO进程。”廖鹤凯分析道。

北京商报记者就股权拍卖、股东结构、上市进展等问题，多次联系厦门农商行进行采访，但截至发稿未得到回复。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李海颜

24只新基折戟 中小型公募遇冷

在市场持续震荡的背景下，新基金发行呈现出不同的走势。公开数据显示，三季度以来，个别头部机构的新基金销售火爆，但同时也有部分中小型机构的新基发行遇冷。9月25日，德邦基金发布旗下新发产品基金合同不能生效的公告，至此，9月以来已有5只新基金宣布募集失败。公开数据显示，年内已有18家基金管理人旗下24只新基金发行“夭折”，而这其中，中小型机构占比超八成。

发行失败的新基金再添一员。9月25日，德邦基金发布公告称，截至9月20日基金募集期限届满，德邦创业板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德邦创业板指数增强”）未能满足基金合同规定的基金备案条件，故基金合同不能生效。

据悉，德邦创业板指数增强的募集时间为2021年6月21日至9月20日，且该基金并未设置募集上限。另据德邦创业板指数增强的基金合同显示，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3个月内，在基金募集份额总额不少于2亿份，基金募集金额不少于2亿元且基金认购人数不少于200人的条件下，并经法定验资机构验资后，达到备案条件。

针对德邦创业板指数增强募集失败的具体原因，北京商报记者发文采访德邦基金，但截至发稿未收到相关回复。有业内人士表示，该基金募集失败的原因或与未达到募集规模的最低要求有关。

这已是德邦基金在年内募集失败的第二只新品。年内已有不少新品宣告募集失败。据北京商报记者统计，包括上述提及的德邦创业板指数增强在内，9月以来已先后有华泰保兴稳健配置三个月持有期混合、新沃竞争优势混合、大成元祥添利债券、中融内需价值一年持有期混合5只产品募集失败。若拉长时间来看，年内已累计有18家基金管理人旗下24只新基金发行“折戟”，其中，权益类基金、债券型基金分别有15只、9只。

北京商报记者还注意到，上述募集失败的产品多为中小型机构旗下的产品。具体来看，除景顺长城基金、平安基金、民生加银基金外，其余15家机构二季度末的非货币管理规模均不足千亿元，不难看出，中小型机构在这其中的占比超八成。

此外，公开资料显示，除德邦基金外，还有中融基金、中金基金、九泰基金在年内均有2只新基金募集失败，更有华泰保兴基金在年内有3只新品“折戟”。据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截至上半年末，除中融基金的非货币管理规模为673.16亿元，在全市场数据可取得的156家基金管理人排49名外，上述基金公司的最新非货币管理规模均不足400亿元，排名也在68名至100名之间。

在华南某公募高管看来，基金发行失败，主要和基金产品类型，或基金经理知名度不高，甚至渠道力量不强等因素有关。另外，该高管也提到，“今年的行情分化比较厉害，基金的赚钱效应相对较差，这也导致了投资者购买部分新发基金的热情有所下降”。

而在上述基金公司新品接连募集失败的同时，公募新发规模却不断增长。据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26日，公募基金年内新发数量已高达1406只，总规模突破2.31万亿元，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26.67%、3.03%。北京商报记者在多方采访的过程中也了解到，近期新基金销售市场存在一定的分化现象，头部效应明显，而中小型机构表现各异。

那么，中小型机构该通过怎样的方式为新发基金“保驾护航”？前述业内人士表示，其所在的公司后续拟加大营销力度来助力新基金的发行。

前述公募高管则认为，中小型机构想要新基金顺利发行，根本上来说还是要把产品业绩做好，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知名度，这样也会有更好的渠道力量加持。

北京商报记者 刘宇阳 李海媛